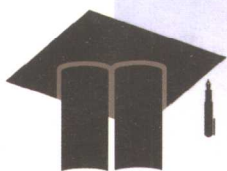


财 经 博 士 论 丛



CAIJING BOSHI LUNCONG

钟 伟 著

资本浪潮

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经博士论丛——

资 本 浪 潮

——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

钟 · 伟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7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浪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钟伟著.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1

(财经博士论丛)

ISBN 7-5005-4392-1

I. 资… II. 钟… III. 金融资本 - 国际经济关系 - 经济一体化 - 研究 IV. F8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53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发行处电话：64033095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财经图书发行中心电话：82626429 82626430 (传真)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309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2.00 元

ISBN 7-5005-4392-1/F·397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题 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国昌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时就已萌芽，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明显加快。特别是在 90 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一潮流之中，这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力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渐次开放，金融国界正逐步消失，加之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间克服了金融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外汇交易和其它一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通过全球互联网络，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千亿金融资本就能以“光的速度”迅速转移到更为有利可图的地方。

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对其带来的各种问题缺乏充分的准备，国际金融制度也没有随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至于对整个世界经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甚至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虽然受到广泛关注，但又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钟伟博士的《资本浪

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正符合这样的需要，并且是目前国际金融领域中探讨全球化问题尚不多见的著作。

该书的特色之一在于抓住了金融资本这个核心来展开论述，而没有落入金融全球化的旧巢中。近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在加深，跨国金融机构的兼并日益频繁，兼并规模日趋庞大，但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大体上仍是一个地缘概念。因此金融领域的全球化的关键，并不在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变迁，而在于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日益自由和频繁。我们应该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是扩张性的，如果说原始的资本积累在于通过暴力和战争来掠夺贵金属，那么初级的资本积累则在于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来聚敛货币资本，现阶段则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背景下资本积累的金融化，逐利者在摆脱了金本位的束缚之后，已经直接追逐货币经济的膨胀了。至于未来是否会出现资本积累的信息化，即逐利者拥有信息资源优势来实现资本积累的目的，则还有待后续研究。舍弃金融全球化，代之以金融资本全球化，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该书的特色之二在于侧重研究了新金融霸权说。所谓金融霸权，在钟伟同志看来，是指以纯粹信用为基础的美元充当主要的世界货币之后，美国所能够获得的巨大的国际铸币税利益，以及代表铸币税收益的实物资本对美国的注入，给美国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带来的强势地位。新金融霸权的欺骗性在于两点，一则金融霸权是为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所掩盖的制度性霸权；二则金融霸权的确立和强化是一种纯粹自循环（*self-fulfilling*）的东西，即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取决于你需要和相信美元，而你相信和需要美元反过来又促成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性。这种解释是比较符合美国货币经济和真实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该书的特色之三在于深入研究了区域金融板块说。所谓金融板块说，在钟伟同志看来，是指纯粹信用的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可能会造成金融资本的膨胀，以及中心国家借助于金融资本进行国际剥削，这不利于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以区域货币联盟为特点的、以区域实物经济为区域货币总准备金而发行的区域货币就可能逐步取代各种代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例如欧元就可能挑战美元。从长远来看，也不排除美元自身逐步演变为北美区域货币的可能。这样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就形成了多极化的区域金融板块。这些设想尽管非常大胆，但仍然建立在比较翔实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上。

纵观全书，作者对国内外有关的文献作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观点和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该书博取众长，时参己见，不失为一部研究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力作。

鉴于此，我乐于为序，并推荐给相关专业的同志们一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研究领域，该书不可能涉及全部问题，有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还没有详细地展开论述，例如对于对冲基金的研究和评价问题；对于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实证分析等等。我非常希望钟伟同志以此书为起点，把这项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下去。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

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与 国际金融体系的重组

代 序

樊 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球化成了一个高频词，它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同时全球化也影响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与安全，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进程，由于伴随着一系列的危机事件而更为引人注目。就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与国际金融重组进行讨论自然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钟伟博士就这一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

在我看来，全球化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化的竞争，即参与国的经济疆域在弱化，无论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发展中国家一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就必须依据国际上通行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第二个特点与第一点是

密切相关的，全球化应该是全球参与者共同获利的过程，但实际上我们却常看到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反而遭受了贫困、社会不安定、金融动荡、经济危机乃至政权更迭。这表明，现阶段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强者制定规则框架并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过程。钟伟同志则以金融资本为核心概念分析了全球化的进程及趋势，在他看来，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而金融资本全球化则是资本主义扩张接近其地缘极限时，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运用金融资本全球化而舍弃金融全球化这一概念，表明作者的分析框架受到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和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影响，没有简单地将金融资本视为“无国籍的、全球流浪的”中性的东西，而是力图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金融资本的构成、膨胀和流动是受制于强者制定的制度框架的，其全球化进程显然也不是参与者共同获益的进程。

全球化看来好象是一场自发的运动和必然的趋势，但实际上从康德 1794 年的《理性与实践》直到约翰·罗尔斯于 1971 年的《正义论》中，那种将契约和制度看作是在“无知面纱”假设下，每个人公平和毫无偏袒地作出判断，自然地维持一种“无言之契约的惯例”的结论，似乎对制度安排和演进的分析都有一种理想化的自由主义的缺陷。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全球化也同样地并不是冥冥之中另有巨大而神秘不可知的推动力量，它是由经济学家们、银行家们、企业巨头和发达国家的政府精心设计的。从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的世界银行、IMF 以及 WTO 等，都是设计和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机构。钟伟同志则认为全球化，包括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尽管其演进趋势并不是人为主观的，但全球化参与者的行为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一进程。书中反复提及的一些概念，例如新金融霸权、裂合力

(Fragmegration)、特里芬两难的两难等等，都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

以我的理解，尽管本书作者称它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是历史理性分析方法，并且对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观点进行了批评，但还是在方法论上受到了波普尔有限理性思想和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致于在我看来，钟伟同志对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的各种设想都基本符合哈耶克“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或“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规律。在哈耶克那里，资本主义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即除了市场那样的产权分立机制之外，这个秩序应该是能够自发地、不断扩展的，直到整个全球被纳入到这样的体系中去。例如，在书中钟伟同志将金融资本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基于货币充当世界货币阶段，另一阶段是基于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阶段，应该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了。在此他的结论是：国家信用货币充当世界信用货币时，国家信用将因为关键货币发行国追求国际诸币税而滥用，并造成全球金融泡沫，而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美元霸权”之下的边缘性金融危机。很自然地，作者对重建货币本位的建议就是以区域国家体系的国际信用来取代国家信用，以超国家信用的区域货币来逐步取代国家货币，这是货币信用的“扩展秩序”；作者对重建货币体系的建议就是用区域化金融板块来取代国家金融体系，以区域监管作为国家监管和全球监管之间的缓冲，这是货币体系的“扩展秩序”。当然其分析建立在作者的货币信用本质观基础之上的，即货币从本质上的确是社会信用秩序不断扩展的产物，没有任何实在的物可以作为货币的载体。尽管这种设想带有较强烈的超前或者空想色彩，但是仍不失为一种非常有益的理论探索。

钟伟同志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框架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显

然是针对国家体系的分析，我想从市场的性质出发，将对国家体系的宏观考察和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微观考察结合，对金融危机和金融体系重组提供不同于本书作者的另一种思路。如果说市场机制是纯粹内生性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只能走市场体系国家三百年来曾经走过的道路，这显然是荒谬的，这是我们注意到市场体系具有可移植性、以及引导经济体系向市场体系转化的基础。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往往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将市场体系看作是某种纯粹外生性的东西，这是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洗劫的关键。我们应该意识到，全球化可以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良好的市场管理能力并不能随全球化倏尔获得，需要较长的时间逐步形成，而健全的市场制度和良好的市场管理能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共享繁荣所不可或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而获益，同时，其它国家的游戏规则对其国内的制度建设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促使本国的人们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成熟的市场制度发展中国家也会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不了多少益处，仅仅因为自身的低效率就可能使其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败。架构合理的、富有效率的跨国银行完全可能利用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弱点而获利。那么为什么不对市场制度进行改革呢？诚然发展中国家急需改革和重组其经济，但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培植需要时间。发达国家经历了 300 多年才发展起较完善的市场制度，这包括健全的银行体系、有效的公司管理、普遍的法律规定、廉洁的政府和可行的民主制度等。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制度才只有 20—40 年的历史！所以问题的结症不是我们要不要对市场制度进行改革，而是如何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改革，是如何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所谓市场管理能力，不仅仅是指管理企业和产业所需要的诀窍，同时也包括政府在管理

和规范市场、防止市场操纵所应具备的经验和能力。发达国家在其数百年的市场发展史中积累了相当多的对付投机、操纵、内幕交易、垄断性勾结、腐败、欺诈等经验，针对无数的经济丑闻案和市场波动，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发达国家的市场参与者和管理者都成熟而富有经验。但这些恰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如果富有经验的跨国公司和书本经济学家们不停地鼓吹全球化的好处，而只字不提开放市场所蕴含的风险时，那情况就更糟糕。由于市场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只能学习和借鉴，而不能象外生性的东西一样直接引进，所以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卷入金融危机的原因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带有共性的，那就是其外部市场开放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兼容性。只有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一道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育其市场制度建设和市场管理能力，并让它们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才谈得上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全球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化始终在发展和深化中，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抱怨并没有实际作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必须参与，否则你就只能被边缘化或仍然落后。全球化的演进规则和利益分享永远只是相对于参与者国力比照的合理，它应该是全球参与者共同获益的过程，但它首先必须是参与者经得其全球化竞争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也不必抱怨金融全球化中其它参与者的恶劣的动机、市场操纵乃至阴谋等等，要他人考虑你自身的利益是不现实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的关键除了本书作者所指出的自由的区域主义，以“亚洲的声音”来增加亚洲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发言权、和亚洲区域金融板块的稳定性之外，恐怕在国家内部重构政府、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形成富有活力的国内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纵观全书，看得出钟伟博士还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进行了

严谨的研究和探索，读来欣然有所得，这是我乐于为之序的原因。同时，由于本书论题较宽泛，相当多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例如对于货币本质和货币体系的演进关系，对于投机性攻击和金融危机的变化趋势等，都还交代得不够清晰。我希望钟伟同志能以此书为基础深入研究下去，并愿意见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经济理论研究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中来。

1999年6月28日

前 言

一、问题的提出和目的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新问题，一是全球化问题，无论人们对全球本身的定义、测量和宏观效应存在怎么样的分歧，以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联系的不断加深为特点的全球化已经是不争的趋势；二是区域金融危机问题，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不断为各种危机事件所困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令人意识到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紧迫性；三是世界体系的演变问题，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意识到世界多极化是一种趋势，但是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一超多强”的格局似乎并没有成功地确立起来，单极化的特征仍然比较明显。

孤立地来看待和分析以上三个问题显然是不妥当的，但不幸的是我们有时确实存在这样的局限性。例如在考察金融领域的全球化问题时，可能会注意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是一个地理性概念，无论其国际化程度如何之高，我们不会忘记富士银行是一家日本银行，而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则位于英国。但是在对待金融资本时，全球化却让我们习惯将其当作无国籍的“中性”的东西，无国界地流动着，忽视了其基础实际上是纯粹信用的国别货币，也忽视了大量资本输入时受资国应负担的国际铸币税。其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比较谨慎，而对

待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扩张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再如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我们习惯地侧重考虑亚洲国家金融体系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其实亚洲经济始终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脱离世界体系去分析亚洲奇迹的出现和其暂时挫折，显然难以得到确切的总体把握。这一切，促使我们应该尝试着从整体上去分析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着建立一个整体性历史分析框架，去考察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特征、动力、影响和历史演进趋势，用来解释以下一些问题：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和流动有什么样的特征，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具体涵义是什么？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如何产生的？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如何受制于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金融资本全球化和金融危机、金融秩序乃至世界体系的关系如何？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如何？亚洲和中国如何迎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个框架中，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投机性金融攻击、欧元的面世、金融秩序的重建等问题，不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作为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在不同侧面的反映。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描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一些特征，然后讨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接着讨论其宏观效应和历史演进趋势，最后阐述亚洲和中国对待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在此我们需要侧重对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概念做出界定，以利于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关于全球

化的概念，比较典型的观点有：a，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例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当中就认为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和社会主义的终结，Ellen·Wood 则说全球化之所以受到关注是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的制度^①。b，全球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加深。例如美国、法国、日本等九国的学者在 1995 年于里斯本专门开会讨论了全球化问题，并在其《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指出，全球化是一个连续的历史概念，意味着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横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基本观点亦是如此^③。c，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全球化。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认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④。我们认为，抽象地谈论全球化往往容易导致概念不清，脱离了经济全球化这根主线去谈论全球化也是有悖世界多样性原则的，关于全球化我们能够明确的两层含义就是：它意味着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和相互联系在加深，它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并将继续下去。

其次，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比较典型的观点有：a，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例如美国的 Ge-

① Ellen·Wood: Reply to A. Slanandan, Monthly Review (U. S. A), Feb, 1997.

②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第 48—51 页，德国政治与教育中心，1995 年。

③ 李扬：“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外汇管理》1999 年第 1 期。

④ IMF：《世界经济展望》1997 年 5 月号，第 45 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年。

oge·Soros 就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全球开放社会的到来。法国的雅克·阿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个别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实力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这是超越了国家间体系逻辑的、超越了地缘束缚的概念^①。b，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全球化最主要的内容，例如美国的 Jeffrey·Sachs 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经济全球化，并进而影响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②。IMF 对全球化的定义也属于此类，上海社科院的伍贻康等在指出全球化主要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讨论了其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③。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影响，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同时也具有我们所明确的全球化的两层含义，即经济全球化还意味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体系，它不是人为现象而是历史进程。

最后，关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概念，目前提得较多的是金融一体化或金融全球化，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世界经济展望》1997 年 5 月号中就多次使用了金融一体化这一概念，O'Brien 则在其《全球金融一体化：地域的终结》中使用了金融全球化这一概念，但他们所指的似乎是金融机构的跨国兼并、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和金融竞争的全球化等内容^④。事实上，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甚至金融政策始终带有鲜明的“国籍”、“地

① 雅克·阿达：《经济世界化》第 1 卷：起源篇，法国发现出版社，1996 年。

② Jeffrey·Sachs：“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③ 伍贻康等：“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12 期。

④ O'Brien, R: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inter Publishers, 1992。

域”色彩。最典型的例子是就在1999年2月20日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鲁宾明确地拒绝了其它六国建立美元、欧元、日元“目标汇率区”的提议，认为这大大限制了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而金融资本似乎则被视为“无国籍的”、在全球四处流浪的资本，即使比较保守的发展中国家对待这些金融资本也并无太大的敌意。由此来看，金融资本真正充当了使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融合的纽带，金融资本全球化较之笼统的金融全球化或金融一体化要来得准确。

我们使用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个概念还在于它是经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要触及到其地理极限，这时资本主义丧失了非资本主义的外围，原有的资本积累方式相应地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积累迅速趋于金融化，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资本取得了支配权，鲁道夫·希法亭形象地将其描述为“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消失了，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①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含义来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体系，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不仅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过程，也隐含着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资本输出获得对受资国实物资本的支配权，这不能不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经济全球化的第三层含义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金融资本全球化同样也不是发达国家赐给发展中国家的福音书或阴谋设置的陷阱，它有其内在的演进趋势和规律。所以，金融资本全球化从各个层次来看，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①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第265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